

秋水軒尺牘

言文對照

精校詳註



言文對照

秋水軒尺牘 卷下

請託類

一 與陳天度（請婉言釋愆）

粉鄉碩望，（一）久切心儀。（二）頃自永郡（三）寄誦誨言，快同親炙。（四）承示棄書讀律，竊以吾丈機雲（五）才藻，燕許（六）文章，鯤化鵬遊（七）得時則駕，何遽無心青紫（八）轉作抱牘依人計耶？湄浪跡六年，自慚驚下（九）不能作昂昂（一〇）千里之駒，屈指辛亥之冬，就食遼西，去夏至津門，今春晉省，閱四月，始就平舒，數年來館不過副席，俸不過百金，內而顧家，外而應世，探我行囊，惟有清風明月耳！讀所寄舅氏書，責以捐職之命，遲遲未報，咎何能辭？念自家道中落，承舅氏逾格矜憐，蛇雀（二）有知，豈敢忘德？所以遲之又久者，限於力，非盲於心（二）也。一秩清銜（二）矢報（二）有日，尚祈吾丈婉曲言之，俾不至開罪尊親，幸甚！

〔註釋〕（一）粉鄉，猶言故鄉。漢高祖之故里曰粉榆，故云。碩望，猶言有盛名也。（二）心儀，心中欽佩也。（三）永郡，即河北省舊永平府。（四）親炙，謂親承教訓也。（五）機雲，即陸機與陸雲，晉吳郡人，皆文學家。（六）燕許，張說封燕國公，蘇頲封許國公，於唐玄宗時，並以文章顯，時號燕許大手筆。（七）鯤魚，至大者，鵬鳥之至大者。古時有鯢魚化鵬之說，鯢化鵬游，謂英豪變化不測也。（八）漢制，印綬公侯用紫，公卿用青，故後人稱貴官爲青紫。（九）驚下，馬之最下者。（一〇）昂昂，馬疾行貌。（一一）蛇雀，喻報德也。搜神記：「隋侯行見大蛇傷，以藥傅而塗之，其後蛇於江中，銜一珠以報隋侯。」續齊諧記：「玄農楊寶年九歲，至華陰見一黃雀，爲鷗鳥所搏，墜於樹下，寶取歸，置巾箱中，食以黃花，百餘日，羽毛成，飛去。其夜有黃衣童拜曰：『我西王母使者，使蓬萊不慎，爲鷗鳥所搏，感君仁愛，見拯，以白雲四枚報君。』」君子孫

位登三公當如此。『(一)』非盲於心，盲心非不明也。『(二)』一秩清銜，秩官之品級也；清銜，清閒之職也。『(三)』矢報，謂誓必有所報答也。

【語體】你在故鄉有很大的名望，久已使我仰慕了，現在我讀了你從永郡寄來的信，快活得和親受你的教訓一般。承你告訴我已拋棄書本而研究法律了，我覺得像你那樣有機靈般的才華，燕許般的文章，如鯤魚變化爲大鵬，只要時機一到，定能飛騰上去，何以突然不想做官，反而打算抱着文牘去依靠別人呢？我在外面漂流了六年，自愧沒用得像匹驢馬，不能和千駒馬一般的疾行前進。屈指算來，自從辛亥年的冬天到遼西謀生，去年夏天到天津，今年春天到省城裏，過了四個月，方到平舒任事。數年來在館辦事，不過是個副手，薪俸不過一百兩銀子，內要供給家用，外要應酬社會，至於積蓄，惟有清風明月罷了。讀你寄來舅父的信，責備我把捐官的事，長久未曾報命，這個過失，我怎能推辭呢？想我自從家境中途衰落以後，承蒙舅父格外愛護，蛇雀尚知報恩，我怎敢忘記他的大德？所以遲延很久的緣故，實因限於力量，並非心中不明白啊！一個官職，誓必有報命的日子，還請你替我婉轉說明，使我不至得罪尊長，那就是我的幸事了！

二 求南皮縣倪寫字

人日搏戰屢北，(一)而閣下得心應手，灑脫(二)不凡，始知仙吏自有真也。別後，時作碧天雲樹(三)之想，奈以作嫁(四)故，不獲趨瞻琴鶴(五)，重整酒兵(六)，悵結何似！法書聯幅，便望擲下弟雖贈乏籠鵝(七)，而大君子一諾千金(八)，當不吝黃庭(九)一卷也。

【註釋】(一)人日，陰曆正月初七日也。搏戰，猶爭也。北，敗也。(二)灑脫，不拘貌。(三)碧天雲樹，懷慕之意。杜甫懷李白詩：「渭北春

天樹，江東日暮雲。」

(四)作嫁，見通候類第一首嫁務條。

(五)宋趙抃知成都府，匹馬入蜀，以一琴一鶴自隨。後爲御史，時稱鐵面御史。後

人遂以琴鶴爲廉吏之稱。(六)南史陳暄傳：「江諮議有言：『酒猶兵也。』兵可千日而不用，不可一日而不備；酒可千日而不飲，不可一日而

無。」(七)圖書會粹：「晉王羲之性好鵝，出陰道士有羣鵝，羲之往觀甚悅，乃告求市易。道士不與，言若能書黃庭經，兩章便合羣以奉。

輓之欣然寫畢，籠鵝去。」

(八)一諾千金，極言所諾之貴重也。史記：「楚辭曰：人得黃金百斤，不如季布一諾。」

(九)黃庭，道經名，作者引

【語體】正月初七日和你猜拳，我屢次失敗，你却得心應手，活躍異常，方才知道神仙做官吏，自然有道理的。分別以後，時常思念你，無奈我因職務在身，不能前來拜望，再和你飲酒猜拳，這是使我如何地悵惘啊！你替我寫的對聯，得便請你賜下，我雖沒有籠鵝之贈，但是君子一諾千金，你總不會吝惜你的好字。

三 與黃封三 (託推薦)

一番風信，(一)幾度花飛；瞥眼(二)春光，增人離索。(三)老表兄遨遊塞外，得令郎隨侍蓮帷，(四)晨昏分籌筆(五)之勞，詩禮習趨庭(六)之訓，而賢喬梓(七)應時介福，尤無事鄙人贅頌也。弟因人成事，跼促如轅下駒，(八)刻思絕鞞而馳，(九)又無可爲昂首長鳴(一〇)之地。兄固弟之伯樂(一一)也，苟不以駑劣而策(一二)之前焉，則千里康莊，(一三)騰驤(一四)有自矣。鞭長可及，(一五)望之望之！

【註釋】(一)風信，謂風應花期，其來有信也。清波雜誌：「江南自春初至首夏，有二十四番風信。」(二)瞥眼，暫見也。(三)離索，謂孤獨無伴之况味也。(四)蓮帷，幕府也。(五)籌筆，籌畫也。(六)趨庭，猶言承受父教。論語：「鯉趨而過庭。」(七)喬梓，喻父子也。喬木高而仰，梓木低而俯，故云。(八)跼促如轅下駒，言不得自由也。(九)鞞，音引，車上駕馬之皮條，馳疾行也。絕鞞而馳，謂人驅逐如馬脫羈，蹙而疾行也。(一〇)昂首長鳴，喻不得志而放言高論，一舒其胸中之鬱結，以冀憐才者聞而振拔之也。(一一)伯樂，姓孫名陽，周之善相馬者。(一二)策，鞭馬也。(一三)康莊，大路也。(一四)騰驤，謂馬奔躍疾行也。(一五)鞭長可及，謂權勢可及也。

【語體】這一次吹來的風，已經過幾次花開花落了，春天過眼即去，更使人們感到離別的悵惘。你遨遊在關外，有令郎

跟隨在幕裏，早晚幫助你做，可以分任你的辛勞，又可以學習詩禮，聽受你的教訓。而賢父子與時納福，更用不着我來多所祝頌了。我依靠着他人做事，不自由，好像駕着車的馬，現在要想斷了羈繩而奔跑，却又沒有揚眉吐氣的地方。你是我的知己，可說和伯樂一樣，如果不嫌我是匹驚馬，而肯給我加鞭向前，那麼在千里的大道上，當可自由行動了。你的力量很可以提拔我，我在十二分的盼望着！

四 託楊樾庵謀館

春鴻絕影，(一)芳訊稀通。頃晤香度，始知塞上青油，(二)已安徐榻。(三)前以一餅金，(四)函致省寓，度在文旆，(五)啓行之後，祈急取之無失。此間瓜代，(六)有期，行將解館，特足下高居首要，一推一輓，(七)不復屬望他人矣。

〔註釋〕
(一)春鴻絕影，謂書信不通也。
(二)塞上青油，塞邊界也。青油，幕府也。
(三)後漢陳蕃爲太守，不接賓客，惟徐穉來，特設一榻，去則懸之。
(四)一餅金，猶言一枚金幣也。
(五)文旆，稱文人之車駕也。
(六)瓜代，謂期滿易人也。
(七)後送曰推，前牽曰輓，推輓，謂薦引也。

【語體】好久沒有接到你的信，消息很少往來，現在遇見香度，纔知道你在邊塞上的幕府中做事，已得着很好的職位了。以前我將一錠金子封在信裏，寄到你在省城中的寓所裏，想已在你動身以後，請你快去取來，以免遺失。這裏調任已有日期，即將交卸館事，我要靠了你的地位和權力，一薦一引，不再去懇求別人了！

五 與單德栽 (問候並託照應兄長)

曩在保陽，得識荆，(一)於四家兄寓次，時弟塵裝甫卸，未獲通款曲，接殷勤之餘歡。泊二兄種蓮

山左，弟仍伏櫪燕南，天各一方，莫通問訊。家兄每道二兄爲今人中古人，(二)想見德行道誼，取重一時，未嘗不慨焉慕之，而以不獲締交爲恨。茲聞幕開南翼，(三)其地有子游之絃歌，(四)與蒙莊之漁釣，(五)公餘尋勝，逸興遄飛，履祉之佳，自符心頌。三家兄字觀水者，頃由新城移硯清泉，(六)屬在幕下，乞以餘光分照及之，至禱至感。

〔註釋〕(一)識荆，識面也。詳見通候類第十四首註。

(二)今人中古人，言今人中有古人之風度道義者。

(三)南翼，山東省東昌府

別名。

(四)子游姓，名偃，係孔子弟子，曾爲武城宰。今山東武城縣西有子游祠，絃歌臺，論語：「子之武城，聞絃歌之聲。」(五)史記：「莊

子者名周，蒙人也。嘗爲蒙漆園吏。」方輿勝覽：「濮州有莊子釣臺。」濮州，卽山東濮縣。(六)新城，山東縣名。清泉，山東冠縣之別名。

【語體】從前在保陽地方，得在我四哥的寓所裏和你見面。那時我因爲剛纔卸下行裝，不能和你細談衷曲，很殷勤的招待你。等到你就館山東，我却仍在燕南，大家還隔着，未能通達信息。家兄時常說起你是今人當中的古人，可見你的德行道誼，名重一時，未嘗不深切地羨慕你，可惜不能和你爲友，引爲恨事。如今聽得你就館南翼，這地方有子游的絃歌聲和莊子釣魚的遺蹟，公事完畢後，訪尋名勝，定有很多的興趣。近來你的幸福，也一定符合我的祝頌。我的三哥，號叫觀水，剛從新城地方到清泉來做事，正是你所管轄的，請你給他照應，那是我很盼望而感激的。

六 託滄州諸友照應友人

火雲如燒，(一)思與諸君子一登朗吟之樓，(二)看夾岸柳陰，風檣上下，以消煩溽；(三)乃仙凡途判，咫尺，(四)千里，徒作五城十二樓，(五)觀耳。鹽邑，(六)張少尉，武陵，(七)人也，近以年老乞休，月之二十九日，先遣眷屬赴滄，(八)候船南下，幸推梓誼，(九)飭役代覓妥寓，俾逆旅，(一〇)主

人，不敢欺生慢視，此感弟實均之。

〔註釋〕（一）火雲如燒，謂暑天雲氣爲烈日所灼，若火之燃燒也。（二）朗吟樓，樓名，爲滄州名勝。（三）煩海：煩懣也；海，濕暑也。

（四）周制，八寸爲咫，咫尺，言逼近也。（五）五城十二樓，神仙所居也。史記：「黃帝建五城十二樓，以候神人。」（六）鹽邑，今河北鹽山縣。

（七）武林，浙江杭州之別稱。（八）滄，今河北滄縣。（九）梓誼，鄉誼也。（一〇）逆旅，客寓也。

〔語體〕天氣十分炎熱，想和你們一起走到朗吟樓上，看那兩岸的柳陰和來往的帆船，藉以遣解煩暑，祇因仙人和凡人的路途不同，相離雖近，却像遠隔千里，空把你們所住的地方，看做神仙住的五城十二樓而已。鹽山縣的張少尉是武陵人，近來因爲年老而辭去官職，本月二十九日，先送家眷到滄州，等候有了船隻，就回到南方去。請你們念及同鄉的情誼，差僕人替他尋覓一個安穩的客寓，使客寓主人不敢欺侮生客，這是我和他同樣的感激的。

七 託鄭莘田代友謀事

月之十一日，得六日之書於津邑郵筒，（二）又得八日之書於郡伯公牘，正如庾嶺梅花，（三）南枝先開，北枝後放，使探春者同時領取也。誠新席珍（四）已久，曩以同人引去，擬即相邀，適居停坐有東牀，（五）蟬聯（六）而下，無能爲其位置。閣下以屋烏之愛，（七）切切相關，鄭當時（八）之雅懷，齊孟嘗（九）之高誼，求之於今，何可多得？閒花一片，尚有賴於春風之嘘也。

〔註釋〕（一）郵筒，寄信之筒也。（二）庾嶺，即大庾嶺，在江西大庾縣南，與廣東南雄縣分界，上多梅花，故名。梅嶺，東坡云：「嶺上梅花，

南枝已落，北枝始開，寒暖之異也。」（三）席珍，喻人閒居無事，待人聘請也。（四）東牀，指女婿。（五）蟬聯，相續不絕也。（六）屋烏，謂推

愛也。說苑：「周公曰：『臣聞愛其人者，愛其屋上烏。』」（七）鄭當時，漢陳人，字莊，以任俠自喜，好賓客。景帝時爲太子舍人，常置驛馬四郊，存問故人，惟恐不徧。武帝時爲大司農，客至無貴賤，兼留之，後爲客所累，落職，賓客盡散。（八）孟嘗，春秋時齊人，好賓客，門下常有食客數千。

【語體】本月十一日，接到你在初六日從天津信局裏寄來的信，又接得你初八日的信，是附在知府公文裏寄來的。這正像大庾嶺的梅花，南枝先開，北枝後放，使那探訪春景的人，可以同時領取呢。誠新在家待聘已久，前次因我的同事辭職，本想就去邀他，恰巧由東家的女婿接替下去，無從替他安插。你因和我交好，常常把他放在心上，真有鄭當時的胸懷。孟嘗君的情誼，要在現今求這樣的人，怎能多得呢？失業的人正如一片閒花，還須靠你春風的吹拂啊。

八 與黃封三還銀緩期

遙辱手誨，伏審起居健適。老表兄蔗境（一）彌甘，松姿（二）益茂，芒鞋（三）竹枝，山水自娛，視勞勞異域者，判若仙凡矣。弟讀書未成，名心久息，近爲同人力勸，擬作援例之舉，亦以吾道卑卑，流而愈下，大都依草附木（四）要結上游（五），而特立獨行者，率皆枯坐如弟不工趨附（六）。素乏黨援，三窟（七）之營，未始非計，以故孟浪爲之。惠假一款，愆期未趙，自問此腹，不肯負人，來歲鯉魚風（八）起，必使珠還合浦（九）也。

【註釋】（一）蔗境，猶言佳境也。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，每食蔗，自梢至本，或問之，曰：「漸入佳境。」（二）松姿，尊稱他人之姿容也。晉顧愷之與帝同年而髮白，上問其故，對曰：「陛下松柏之姿，經霜猶茂。臣蒲柳之姿，經秋先零。」（三）芒鞋，草鞋也。（四）依草附木，言有所依憑也。（五）要結上游，謂奉承上司也。（六）趨附，謂奉承有權勢之人也。（七）窟，獸穴也。戰國策：「馮諼謂孟嘗君曰：『狡兔有三窟，僅得免於死耳。』」（八）鯉魚風，九月中之風。李賀詩：「門前流水江陵道，鯉魚風起芙蓉老。」（九）合浦，郡名，今爲廣東海康縣。珠還合浦，言物失而復得也。

【語體】蒙你很遠的寄信來，知道你起居健適，你在老年，境地愈好，身體比從前更強了，腳踏芒鞋，手攜竹杖，以山水自娛，比較奔波在異鄉的我，真有像仙人和凡人的不同了！我讀書沒有成就，求功名的心，早已冷淡，近來被同事竭力相勸，預備

援例捐一個官，也無非因為我們所做的事，卑鄙不足道，愈覺得江河日下，大半都依附他人，奉承上司，致使那一般有氣節孤高的人，大都閒坐在家，像我不肯趨炎附勢，素來沒有同黨相照應，捐官而謀出路，也未嘗不是一種辦法，因此也就冒昧的做了。承你借給我的錢，遲延着未曾奉還，自問我的心，是不肯負人的，到明年九月裏，一定會如數還你的。

九 託鄭莘田代友謀事

鵲橋渡河，(一) 曾以數行奉答，度塵青照，(二) 重陽近矣，除子美之濁酒，(三) 賦陶令之新詩，(四) 緬想雅人，定饒逸趣，會垣薦出多門，聲氣不通者，率皆枯坐，誠新株守，(五) 半載絕無過而問者，近復有母之喪，窮愁益甚，渠以津門傾蓋，(六) 夙承知愛之情，鷓鴣一枝，(七) 重望贖借，(八) 若憐其窮而汲引之，不啻潤枯菱，(九) 以雨露也。

【註釋】(一) 鵲橋渡河，謂陰曆七月七日也。淮南子：「七夕烏鵲填河成橋，渡織女。」(二) 青照，猶言青眼而看也。(三) 杜甫詩：「濁醪誰遣汝，一酌散千愁。」子美，杜甫字也。(四) 陶潛詩：「一觴雖獨進，杯盡盞自傾。」潛曾爲彭澤令，故曰陶令。(五) 株守，謂困守也。韓非子：「宋人有耕田者，田中有莠，觸株而死，因釋耒守株，冀復得免。」(六) 傾蓋，謂好友也。(七) 鷓鴣一枝，猶言位置也。(八) 贖借，謂借其力而稱道也。(九) 菱，音該，草根也。

【語體】七月初七日，曾寫了幾行信答復你，想必蒙你看過了。重陽節已近，除取子美的濁酒吟詠陶令的新詩，我想你這位風雅的人，一定很多幽閒的興趣的。省城裏蘆出來的人很多，但有幾個不通聲氣的大概都閒坐在家，誠新株守半年從沒有人來聘請他，近來又遭母喪，窮愁更甚。他在天津時和你相識，素來承你關愛他，所以他的職位，要望你出力幫忙。如果你可憐他的貧窮而給他提拔，這就像使乾枯的草根，得到雨露的滋潤了。

一〇 託周松濤索畫

別後，時以知己青氈，(一)縈我心曲。得手示，知有武邑之行。足下懷抱利器，(二)久不得志於當道，(三)此行出其所長，以佐百里侯鳴琴。(四)致治必有相得益彰者，而履社之佳，更無煩穎頌。(五)也。何愧人之畫有董北苑，(六)筆意弟愛之慕之，得狐一腋，(七)已足見珍，正不必以多爲貴也。

〔註釋〕(一)青氈，喻文人之位置也。(二)懷抱利器，喻有英才也。(三)當道，謂居要職者。(四)百里侯，即縣令。鳴琴，喻施行善政也。(五)穎筆也。穎頌，謂以筆墨頌禱之也。(六)董北苑，董源之字也。江南鍾陵人，宋之名畫家，善畫山水。(七)狐腋，喻少也。戰國策：「集狐腋以成裘。」

〔語體〕分別以後，我時常記念着你的職位。接讀來信，知道你要往武邑去了。你胸中有很豐富的才學，在官場中久不得志，這次出去施展你的本領，輔助縣官辦理政治，一定賓主相得，聲名愈加好了。至於近況的好，更不勞我用筆墨來視頌了。何愧人的畫有董北苑的筆意，我很愛慕他，只要求得小小的一件，已够珍貴了，實在不必多的。

一一 託胡峙齋轉寄家信

足下翩翩書記，(一)時及遠人，既感且慰，而平安竹報，(二)頻隨青鳥，(三)飛來，則尤可感也。當此輕衫團扇，行樂及時，想見依紅泛綠，(四)之餘，定多雪藕調冰，(五)之雅。若弟幽居斗室，終日埋頭，轉覺照眼榴花，(六)牽人意緒耳。茲又有寓信一函，以旅人之片紙，煩上介之頻投，賢主多

情，僕人况瘁，^(七)其何以自安？秋漪屢有信來，道足下多方關照，自非愛屋，^(八)焉能及烏？椒平先生處，頃亦有札託之，無人乎穆公之側，^(九)終恐過而不留，推之輓之，尙有賴於足下也。

〔註釋〕

(一) 翻翻書記，言其人頗有風流文采也。三國志：「魏文帝與吳質書曰：『阮瑀書記翩翩，至足樂也。』」

(二) 竹報指家書。

(三) 漢武故事：「七月七日，忽有青鳥飛集殿前。」東方朔曰：「西王母欲來也。」頃果至。後人遂以青鳥爲使者之稱。

(四) 依紅泛綠，謂游幕也。

(五) 雲藕調冰，喻消夏之雅興也。杜甫詩：「公子調冰水，佳人雪藕絲。」

(六) 唐詩：「五月榴花照眼明。」

(七) 瘁，勞也。

(八) 愛

屋，見本類第七首第六註。

(九) 無人於穆公之側，言無接近之人也。穆公，魯君也。孟子：「泄柳申詳，無人於穆公之側，則不能安其身。」

〔語體〕

你很有風流瀟灑的品性，常常記念我這個遠地的人而寫信來，真使我既感激而又寬慰，並且時常有平安的家信，蒙你在信中轉寄給我，這是更使我感激的。在這穿單衫拿團扇的時候，正是行樂的時候，想你公事完了後，一定很有消夏的雅興。至於我住在一間小室裏，一天到晚忙著做事，反覺得照眼的榴花，引動我的心事了。現在我又有一封寄給家裏的信，再煩你的僕人送去。賢主多情，僕人辛勞，叫我怎能過意得起呢？秋漪幾次有信寄來，說你多方照應，若不是你愛著我，何能推愛到他呢？椒平先生那裏，現在我也有信去託他了，但沒有人在旁邊幫忙，恐怕終不肯留用，推薦提拔，還要靠著你的力量呢。

一一 託順德司馬李薦友

綠莎廳^(一)，遠青島^(二)，音稀，屈指蟾圓^(三)，五度矣。緬想鼎脔^(四)，萃吉華紱^(五)，凝麻知如鄙人之頌。鹽邑刁風日甚，控案接踵而來，因人成事者，不無虎尾春冰^(六)之懼，亦適見鉛刀之難佐盤錯^(七)耳。友人章秋漪，與弟爲莫逆交，^(八)其申韓^(九)之學，迥非管窺蠡測^(一〇)者所能企及。渠以閣下憐才下士，尙有吐握^(一一)之風，欲一登龍^(一二)，增其聲價。伏維閣下器宇恢宏，

前程無量，他日延賓東閣。(三)夾袋貯名。(四)方將舉天下賢才而汲引之，當不惜階前盈尺，(二五)爲布衣長揖之地。弟故與之書，使自達於左右。倘蒙賜以顏色，加以吹噓，俾鷦鷯一枝，得所寄託，則尤推屋及鳥。(二六)之盛懷，而非弟所敢請也。

〔註釋〕(一)綠莎廳，指官署。唐時河中府有綠莎廳，至宋已廢。(二)青鳥，見上首第三註。(三)蟾圓，喻月圓也。後漢書注：「羿請不

死之藥於西王母，姮娥竊之以奔月，是爲蟾蜍。」後人遂稱月曰蟾蜍。(四)朝重席也。家語：「子路曰：『親沒後，南游於楚，從車百輛，積粟萬鍾，累卵而坐，列鼎而食。』」(五)華絨，稱其繫印之絲繩也。(六)虎尾春冰，喻恐懼也。書經：「若蹈虎尾，涉於春冰。」(七)鉛刀，喻鈍而無

用也。盤錯，即盤根錯節，喻以刀砍伐之困難也。(八)莫逆交，謂好友也。(九)申申不害，韓、韓非俱春秋時之法學家。(一〇)蠶虱，喻也。管

窺齋測，言所見者小也。漢書：「以管窺天，以蠡測海。」(一一)吐握，言急於求賢也。史記：「周公戒伯禽曰：『我一沐三握髮，一飯三吐哺，起

以待士，猶恐失天下賢人。』」(一二)登龍，即登龍門，喻攀附富有聲望之人也。(一三)西京雜記：「公孫宏爲宰相，營客館，開東閣以延

賢人，其一曰欽賢館，以待大賢；次曰翹才館，以待大材；次曰接士館，以待國士。躬自菲薄，俸祿皆以給之。」(一四)名臣言行錄：「呂蒙正爲

相，夾袋中有冊，遇見者必問人材，客去即疏奏之，故用人稱職。」(二五)李白上韓荊州書：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，不使白揚眉吐氣，激

昂青雲耶？」(二六)屋烏，見本類第七首第六註。

【語體】你的衙署和我隔得很遠，音訊少通，算來已有五個月了。現在想你身體吉祥，公事順手，知道定如我所祝頌的。

鹽山縣的民風的刁惡，一天厲害一天，控告的案子，接連着發生，替人辦理公事的我，未免在心裏害怕的，也是見我的無用而

不能幹大事了。我有個好朋友章秋漪，他的法學知識，遠非一般人所能及的。他因爲你愛憐人才，優待士人，素來有周公吐哺

握髮的態度，意欲到你衙門裏來，想靠着你增高他的聲價。你是度量很大的人，前途正未可限量，將來大開東閣，招攬賓客，集

合許多有名人物，正要把天下的英才，一齊提拔起來，你一定不惜階前盈尺之地，替那些窮讀書人，留個存身之所的。所以我

給他一封信，叫他自己送到你面前，倘蒙你另眼看待，更借你的大力，使他得一個位置可以安身，那麼，愈見你「推屋及鳥」

的厚情了，但這個不是我敢勉強請求你的。

一三 託章又梁謀事

張別駕旋省，數行奉塵青覽。孰意老表兄爲弟鳴其不平，先辱賜教，自非至情關念，曷克至此？弟素本寡諧，性復絕惡，求疵摘瑕。由此而來，究之山鬼伎倆。亦豈遂能爲崇？惟家慈年屆望七，又係病軀，問煥噓寒，需人侍奉。家兄負米百里外，勢不能晨夕相依。弟更隔省遙遙，經年一返，甫親色笑，旋駕征驂。是以一度辭家，輒灑老人之淚。茲聞署歷城，徐大尹改調聊城，聊爲東郡首邑，而兄與徐公夙有金蘭之契，彼處刑名舊數名世。倘得仰藉鼎言，近託一枝，俾衰慈免倚闥之勞，即遊子釋望雲之感，綬佩何可言喻！至此地有舍表舅馮璞山接替，不虞秦無人二三也。

〔註釋〕

(一) 摘瑕，指摘其不真之處也。

(二) 山鬼，木石之怪，即魑魅魍魎之類。伎倆，技能也。

(三) 崇，音雖，鬼神禍人也。

(四) 負米，

喻謀食也。

(五) 征驂，謂遠行之車也。

(六) 歷城，山東縣名。

(七) 聊城，山東縣名。

(八) 金蘭，謂異姓結拜兄弟者。宣武盛事，戴宏正每

得密友一人，則書於綢繆，焚香告祖考，號金蘭譜。

(九) 刑名，舊時在官署主刑事判牘之幕友也。

(一〇) 名世，本謂有名於一世也。按此

處係指五百之數。孟子：「五百年必有王者興，其間必有名世者。」

(一一) 鼎言，喻其言之有力也。

(一二) 倚闥，謂慈母甚盼其子之歸也。

見第一百零八首。

(一三) 秦無人，見慶弔類第九首第十六註。

〔語體〕

張通判回省城時，我有幾行信託他帶給你。想不到你替我打抱不平，先寫信給我，若不是十分要好和關切，怎

能這樣呢？我素來少要有要好的人，性子又疾惡如仇，有人指摘我的壞處，就是由此而起的。其實鬼魅一般的行爲，難道也能作怪嗎？不過我的母親，年紀將近七十歲了，身體又有病，冷煖須要人在旁侍奉，我的哥哥在百里以外謀食，當然不能早晚陪伴。我隔著省份更遠，幾年才回去一次，方纔見到母親的面容，却就立刻離開了，所以每次離家，往往使老母流淚。現在聽說署理

歷城縣的徐知縣，改調了聊城；聊城是東郡的首縣，你和徐公又有結拜弟兄的情誼，他那裏辦刑名的，從前薪水計有五百金，倘能仰仗你的大力，我能得到這個就近的館地，使我年老的母親，沒有盼望的勞苦，那末在外鄉的兒子，也可以減少些想念，這樣我對你的感激，怎能用言語來形容呢？至於這裏的館務，有我的表舅馮璞山接替，不怕沒有人的。

一四 代友致龔未齋告苦

弟以風塵俗吏，荒落有年，承先生愛顧之隆，加以刮目；（一）入座則香芬蘭茝，（二）題箋則囊贈珠璣，（三）數載以來，極聲氣應求之樂，竊謂近依蓮幕，請教正長，詎弟弱體支離，（四）真元久乏，去冬別後，病益加身，六月中又轉脾泄，（五）百藥罔效，延至廿九日，奄奄（六）垂斃，自分殘燈無再焰之膏，枯荻絕重萌之藥，隨風委露，夫復何言！念弟江右（七）書愚，備員冀北，先署各缺，瘡苦異常，嗣補遂城，（八）當疲敝之衝衢，值饑饉之歉歲，百端賠累，心力交枯，旋蒙量移高城，（九）亦屬民刁俗敝，展布爲難，而弟冰兢自矢，（一〇）又不敢稍存不肖，非剗新而補舊，卽借東以應西，虧累之深，實由於此。向荷郡伯獨加青睞，滿冀獲遷善地，俾因公之逋負，（一一）得以逐漸彌縫，（一二）豈意恩重莫勝，災生不測，沈疴（一三）難起，永隔慈暉，（一四）家鄉無寸土之遺，兒女有窮途之泣，官場至此，當亦先生所聞而惻然者。然而茹苦（一五）誰知，含酸自咽，若向悠悠（一六）以申訴，徒謂咄咄（一七）之何來！惟郡伯以至仁之心，爲如天之覆，譬諸赤子，（一八）對慈母而有苦必號，恃有嚴君，（一九）見愛子而情無不動，用是幾回伏枕，不禁哀鳴，將來交代事宜，悉已瀝陳另稟，嗟乎先生明

冥異路，永從此逝！蚊負（二〇）難償，狐邱（二二）莫返。倘憐而見恤，俾獲全已覆之巢，（二三）將死而有知，誓永結來生之草。（二三）

〔註釋〕（一）刮目，謂另眼相看也。三國志：「呂蒙答魯肅曰：『士別來三日，即當刮目相待。』」（二）蘭，菝，皆香草名。菝音以。（三）珠璣，喻珍貴也。（四）支離，殘缺也。莊子：「支離其形者，尚不足盡其天年，況支離其德者乎？」（五）脾泄，脾敗而腹瀉也。（六）奄奄，氣息甚弱也。（七）江右，卽江西。（八）遂城，河北安肅縣別名。（九）高城，河北鹽山縣別名。（一〇）冰兢，自矢，謂以謹慎自守也。詩經：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」（一一）逋負，拖欠也。（一二）綢繆，謂掩蓋缺失也。如衣有縫而補合之。（一三）沈疴，沈重之病也。（一四）慈暉，謂慈母也。（一五）茹苦，言忍耐痛苦也。（一六）悠悠，謂天也。（一七）咄咄，嗟歎聲。（一八）赤子，嬰孩也。（一九）嚴君，謂父也。（二〇）蚊負，力小任重之喻。（二一）禮記：「狐死正邱首。」按邱爲狐窟，狐死以首向邱，不忘本也。（二二）世說：「孔融被收，中外惶怖。時融子大者九歲，小者八歲，二兒故琢釘戲，了無避容。融謂使者曰：『冀罪止於身，二兒可得全不。』」兒徐進曰：「大人豈見覆巢之下，復有完卵乎？」尋亦收至。」（二三）結草，謂死後感恩也。

【語體】我是風塵中的一個俗吏，冷落了已有多年，承蒙你照顧我，對我非常看重，見了面很懇切的和我談話，分別後又時常寫信給我，幾年以來，真是十分要好。我暗想和你的館地很近，向你領教的日子正多，不料我的身體瘦弱不堪，元氣久不充足，去年冬天離別後，病勢更增，到了今年六月裏，又患了瀉病，各種藥吃了都不見効，拖到二十九日那天，已氣息奄奄，將要死了，自以爲好像一盞沒有油的殘燈，又像枯草不能再有嫩芽的希望，祇有隨風委露，聽天由命，還有什麼可說！想我是個江西的書獃子，候補分發到直隸省來，起先署理各處缺分，非常困苦，後來補了遂城的缺，是個貧苦而衝繁的地方，又遇着饑荒的年歲，百樣事情都要賠錢，心思和氣力一齊用盡了。後蒙上司體恤，酌量遷調到高城去，那裏也是民情刁惡，風俗很壞，發展也很困難。但是我立志守着清廬，又不敢稍存惡劣的心思，不是挖新補舊，便是借東應西，虧累的多，實由於這緣故。一向承知府看重我，尚希望調一個好地方，使我在公事上的虧欠，可以逐漸彌補。誰料恩情重了，我却受不起，反而來了意外的災難，生了重病，已難痊愈，永遠不能再見我母親的面。家鄉沒有一寸的田地，兒女有生計斷絕的哭泣，做幕友弄到如此地步，你

聽了當然也要覺得可憐的，但是吃了這樣的苦，有誰知道？祇好自己咽下辛酸，若對蒼天申訴，這也是枉然的，反會說我何必嘆息呢？祇有你用仁愛的心，像上天一般的照應我，我正如小兒對着慈母，一有痛苦，便要號哭出來，而嚴厲的父親遇見了愛子，心裏沒有不動的，因此幾次伏在枕上，禁不住向你哀鳴了，將來交代的事情，現已一件件的寫在另外的稟告上。唉！先生陽世和陰間是兩條路，我從此永遠去了，我的力量很小，不能報答你，倘蒙你哀憐我，矜恤我，使我能保全已破的家，如果死後還有知覺，我誓必到了來世補報你的大恩。

一五 請陳松亭代照應慈櫬

昔人謂「得一知己，可以無恨。」弟在東郡落落寡儔，（一）獨蒙八兄雅誼殷拳，頻垂青盼，寸衷銜感，罄楮難宣。別後於月之十二日到滄，（二）雖布帆無恙，而載主播遷，（三）傷心滿目，浮雲遊子，（四）已難爲懷，兄甫遭失恃，（五）者耶？賤眷僦居，（六）州署之東偏，壘覆巢傾，經營伊始，苦狀概可想見。所最難安者，白楊蕭寺，慈櫬孤懸，愚兄弟遠出，依人不克，時時展謁，伏祈八兄代賜光照，以妥，（七）先靈，此尤弟所望風感泣者也。鶴橋所囑，刻未去懷，第燕趙多佳，（八）今不逮古，容物色，（九）得當，再行奉報。

【註釋】（一）落落寡儔，謂獨居無伴也。（二）滄，卽滄州。（三）主，木主，卽牌位也。播遷，流離遷徙也。（四）杜甫詩：「浮雲終日行，遊子久不至。」（五）失恃，喪母也。（六）僦居，租屋而居也。僦，音救。（七）妥安也。（八）古詩：「燕趙多佳人，顏色如美玉。」（九）物色，勸察也。

【語體】從前有人說：「得一知己，可以無恨！」我在東昌府的時候，孤獨地很少朋友，獨蒙你情誼深重，時常照應我，我心裏的感激，真是難以在紙上寫出來的。分別後，於本月的十二日到滄州，雖說船上平安無事，但是載着木主趕路，滿目都是

傷心的景象；像浮雲般的飄零在外，心裏已很難過，何況剛纔遭了母喪呢？我的家眷，寄住在州衙的東邊，家破人亡，在重新佈置的時候，所有苦況大概可以想見的。我最不能安心的是我母親的靈柩，孤單地擱在荒野的廟宇中。我們幾個兄弟，都遠遠的出門，依人做事，不能時常拜謁，因此請求你代爲照應，以安我母親的靈魂，這更是我盼望着而感激涕零的呢！倘橋囑託我的事，沒有一刻忘記，但是舊時有人說燕趙地方多美麗的人，現在已不及從前，等我找到相當的人時，再報告你罷。

一六 邀孫位三飲酒

良友難逢，菊花依舊，滿城風雨，（一）我懷何如？足下既不肯命駕而來，弟等竊欲作造廬（二）之誦，刻卽扁舟訪戴，（三）幸沾黃嬌，（四）以當白衣（五）之送。如獲同舟而返，尙疑笑把茱萸，（六）重醉朗吟樓畔也。

〔註釋〕（一）潘大輿有「滿城風雨近重陽」句。（二）造廬，謂至其居處也。（三）世說新語：「王子猷嘗居山陰，夜雪初霽，月色清朗，四望浩然，忽憶戴逵，逵時在剡溪，便夜乘小船詣之，未至而返。人問其故，子猷曰：『吾乘興而來，盡興而返，何必見安道耶？』」安道，戴逵字也，晉譚國人。（四）黃嬌，酒也。（五）晉王宏曾遣白衣使送酒與陶潛，故白衣者，卽指送酒使也。（六）茱萸，木名。西京雜記：「賈佩蘭嘗宮中九月九日，佩茱萸，食蓮餌，飲菊花酒，令人長壽。」

〔語體〕好友很難會面，菊花却依舊開了，滿城風雨，又近重陽，我心裏是怎樣的悵惘啊！你既然不肯來，我們要到你府上來邀請，現在就要坐了船來拜訪，請你先買好了酒，當做你打發人送來的。如能一同坐船回來，還疑心含笑拿着茱萸，再度醉倒在朗吟樓上呢。

一七 復沈一齋爲女定聘